清史稿/卷5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二百八十六　孝義三

清史稿
列傳二百八十七　遺逸一
作者：王樹枏

列傳二百八十八　遺逸二

李清李模梁以樟王世德閻爾梅萬壽祺鄭與僑

曹元方莊元辰王玉藻李長祥王正中董守諭

陸宇　弟宇巘江漢方以智子中德等錢澄之

惲日初郭金台硃之瑜沈光文陳士京吳祖錫

太史公伯夷列傳，憂憤悲嘆，百世下猶想見其人。伯夷、叔齊扣馬而諫，既不能行其志，不得已乃遁西山，歌采薇，痛心疾首，豈果自甘餓死哉？清初，代明平賊，順天應人，得天下之正，古未有也。天命既定，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，及事　　不成，雖浮海入山，而回天之志終不少衰。迄於國亡已數十年，呼號奔走，逐墜日以終其身，至老死不變，何其壯歟！今為遺逸傳，凡明末遺臣如李清等，逸士如李孔昭等，分著於篇，雖寥寥數十人，皆大節凜然，足風後世者也。至黃宗羲等已見儒林傳，魏禧等已見文苑傳，餘或分見於孝友及藝術諸傳，則當比而觀之，以見其全焉。

李清，字心水，號映碧，興化人。天啟辛酉舉人，崇禎辛未進士，授寧波府推官。考最，

擢刑科給事中，同日上兩疏：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，不當輕言款；禦內寇當剿撫並用，不當專言撫。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，而獨罪失出，因論尚書劉之鳳不職狀。尋以天旱，复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，語侵尚書甄淑，淑遂劾清把持，詔鐫級，調浙江布政司照磨。無何，淑敗，即家起吏科給事中。疾朝臣日競門戶，疏言：「國家門戶有二：北門之鎖鑰，以三協為門戶；陪京之扃鍵，以兩淮為門戶。置此不問，而閧堂斫穴，長此安底？」疏入，不報。

京師陷，福王建號南京，遷工科都給事中。見朝政日壞，官方大亂，乃疏言：「大仇未雪，凡乘國難以拜官者，義將慚慟入地，宜急更前轍，以圖光復。」又憤時議以偏安自足，抗疏曰：「昔宋高之南渡也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，若陛下於今日，其何足之有？以河、洛為豐、沛，則恭皇之舊封也，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，則不足；以金陵為長安，則高帝之始基也，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，則不足。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，以此志為中外倡也。儻陛下弛於上，則諸臣必逸於下，先帝之深仇，將安得而復哉？且宋之南渡，猶走李成，擒楊麼，以靖內製外。今則獻、瑤交熾，兩川危於累卵，汀、潮、南贛，並以警聞。北有既毀之室，南無可怡之堂，臣竊為陛下危之！」疏上，報聞而已。

有司始謚莊烈帝為思宗，清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，請易之。又請補謚太子、二王及開國、靖難並累朝死諫諸臣，或以為迂，歎曰：「士大夫廉恥喪盡矣！不於此時顯微闡幽，激發忠義之氣，更復何望耶？」清事兩朝，凡三居諫職，章奏後先數十上，並寢閣不行。

尋遷大理寺左寺丞，遣祀南鎮，行甫及杭，而南都失守矣。乃由間道趨隱松江，又渡江寓高郵，久乃歸故園，杜門不與人事。當道屢薦不起，凡　　三十有八年而歿。清忠義蓋出天性，莊烈帝之變，適在揚州，聞之，號慟幾絕。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，必設位以哭。嘗曰：「吾家世受國恩，吾以外吏，蒙先帝簡擢，涓埃未報。」國亡後，守其硜硜，有死無二，蓋以此也。

晚著書自娛，尤潛心史學，為史論若干卷，又刪注南、北二史，編次南渡錄等書，藏於家。

李模，字子木，吳縣人。天啟乙丑進士，授東莞知縣。考最，入為御史。因劾論中官，謫南京國子監典籍。福王立，封四鎮為侯、伯，模上言：「擁立時，陛下不以得位為利，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功？甚至侯、伯之封，輕加鎮將。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，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，方應戴罪，何有勳勞？使諸將果忠義者，必先慰先帝殉國之靈，而後

可膺陛下延世之賞。」報聞。尋改為河南道御史。馬、阮亂政，歎曰：「事無可為矣！」即請告，不復出。杜門里居，三十年如一日。幼與徐汧為總角交，汧死國事，為卹其家而存其孤，不渝舊好。年八十，卒於家。

梁以樟，字公狄，清苑人。與兄以棻、弟以桂，並知名，時號「三梁」。以樟負異才，八歲讀書家塾中，值壁裂，作壁裂歌云：「壁猛裂，龍驚出。」見者大奇之。十六歲補弟子員，受知左光斗。崇禎己卯舉鄉試第一，明年成進士。命試騎射，進士皆書生，夙不習，以樟獨躍馬彎弓，矢三發，的皆應弦破，觀者嘆異。即授河南太康知縣。

中原盜起十餘年，所在荼毒，督撫莫能辦，率倡撫議，苟且幸無事，盜且服且叛。而河南比年大旱蝗，人相食，民益蜂起為盜。人為以樟危，僉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經世略，獨勸之行。抵任，探知境內賊凡三十六窟，於是練鄉勇，修城堡，嚴保甲；募死士，入賊巢。伺賊出入。嘗夜半馳風雪中，帥健兒密搗賊壘，賊驚佚，擒其渠，毀巢而歸。居半載，境內賊悉平。調商丘，時李自成犯開封，不能破，乃東攻歸德。以樟嬰城血戰三日夜，城陷，妻張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，事具明史。

以樟被重創，僕亂屍中，死复甦，商民救之出，奔淮上，被逮讞請室。賊入潼關，复渡河東犯，京師震動。以樟乃從獄中上疏：「請皇太子撫軍南京，輔以重臣，假便宜從事，係人心。倡召豪傑義旅，大起勤王兵。擇宗室賢才，分建要地，而重督撫權，行方鎮遺意，合力拒。」疏上，執政尼之。

迨出獄，而都城陷。福王立，以樟自德州、臨清南下，與各郡邑建義文武吏及諸豪士歃血盟，人皆感憤流涕，受約束待命。渡淮見可法，因建議：「山東、河北為江南藩蔽，若無山東、河北，是無中原、江北，無中原、江北，區區江南，豈能自守耶？今宜於河南北、山東，設三大鎮，仿唐節度使、宋經制招討使之制，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為之。寬其文法，使自為戰守，而閣部大治兵，居中馭之。」又言：「北方人心向順，宜及時撫為我用，否則忠者不能支，黠者反戈相向矣。」前後奏記百數十。而馬士英專政，貨鬻官爵，用逆黨阮大鋮為兵部尚書，競立門戶，斥忠讜之士，君臣日夜酣樂。左良玉、高傑、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，莫能製。以樟知事不可為，憤鬱成疾，辭去。可法仍舉以樟為兵部職方司主事，經理開、歸。

未幾，揚州破，可法死，南都相繼潰。以樟遂與以棻遯跡寶應之葭湖，買田數十畝，躬耕自給。清初，召用勝國諸臣，以樟年才三十七，朝貴致書勸駕，不應。自築忍冬軒，

日與張★M9、孫爾靜講學其中，四方之士，若閻爾梅、王猷定、劉純學、崔干城、僧松隱暨其鄉人王世德父子，時時過以樟劇飲，慷慨激昂，繼以涕泣。晚年偕喬出塵、陳鈺、硃克生、劉中柱結文字社。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，端坐作論學數百言，擲筆而卒，年五十八。世德之子潔、源，集其理學、經濟諸書及詩、古文合為一編，曰梁鷁林先生全書，今傳世者，惟卬否詩集而已。

世德，字克承，自號霜皋，北平人。少襲錦衣衛指揮僉事。北部陷，拔刀將引決，為僕所奪，妻魏已率婦女赴井死，遂易僧服，與以樟偕隱。嘗憤野史誣罔，不可傳信後世，欷歔扼腕，作崇禎遺錄一卷，自序之，康熙間修明史，有司錄其副本上史館。三十二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子源，以手藁殉葬。

閻爾梅，字用卿，號古古，沛縣人。崇禎庚午舉人。李自成陷北京，爾梅上書請兵北伐，並儘散家財，結死士，為前驅。自成黨武愫至沛，屢使招爾梅，以碎牒大罵下獄，愫敗，乃免。赴史可法之聘，參軍事，首勸渡河复山東，不聽。時高傑為許定國所殺，河南大亂，爾梅又說可法西行鎮撫之。傑部將約束待命，可法為設提督統其眾，而自退保揚州。爾梅力阻之，請開幕府徐州，號召河南北義勇，得以一成一旅規畫中原。又請空名告身數百紙，乘時布發，視忠義為鼓勵，俾逋寇叛帥不得以逾時渙散，少有睥睨。策皆不行，遂貽以書而去。

及可法殉節，爾梅走淮安，就劉澤清、田仰，畫戰守策，復不聽。師入淮，爾梅率河北壯士伏城外，眾懼阻，羽士陶萬明特庇之。巡撫趙福星以書招，爾梅痛哭謝之。乃散其眾，遁海上，祝髮，稱蹈東和尚。复走山東，聯絡四方魁傑，謀再舉。又至河南，至京師，以山東事發被捕，下濟南獄，脫走還沛。名捕急，弟爾羹、侄禦九皆就逮，妻、妾同自縊。

爾梅乃託死夜遁，變名翁深，字藏若，歷遊楚、蜀、秦、晉九省。過關中，與王弘撰等往還。北至榆林，從寧夏入蘭州。凡十年，獄解，始還。未幾，為仇家所攀，復出亡，龔鼎孳救之，得免。北謁思陵，又東出榆關。還京，會顧炎武，复遊塞外。至太原，訪傅山，結歲寒之盟。爾梅久奔走，歷艱險，不少阻。後見大勢已去，知不可為，乃還沛。寄於酒，醉則罵座。常慨然曰：「吾先世未有仕者，國亡，破家為報仇，天下震動。事雖終不成，疾風勁草，布衣之雄足矣！」遂高歌起舞。泣數行下。居數歲卒。年七十有七。

爾梅博學善詩，有白耷山人集。

萬壽祺，字介若，世稱年少先生，徐州人。與爾梅同郡，又同歲生，同舉鄉試，志節皆

同，既同舉事。南都破，江以南義師云起。沈自炳、戴之俊、錢邦芑起陳湖，黃家瑞、陳子龍起泖，吳易起笠澤，皆與會師，謀恢復。兵潰，壽祺被執，不屈，將及難，有陰救之者，囚系月餘，得脫。乃渡江歸隱，築室浦西，妻徐、子睿，灌園以自給。髡首被僧衣，自稱明志道人、沙門慧壽，而飲酒食肉如故。時渡江而南，訪知舊，吊故壘。遺民故老過淮陰者，亦輒造草堂，流連歌哭，或淹留旬月。雖隱居，固未嘗一日忘世也。順治九年，卒。

壽祺善詩、文、書、畫，旁及琴、劍、棋、曲、雕刻、刺繡，亦靡弗工妙。爾梅論有明一代書，推為第一。著有隰西草堂集。

初，爾梅、壽祺同謀舉事，一起江北，一起江南，先後相呼應。及事敗，爾梅出走，思得一當。壽祺留江、淮觀世變，不幸先死。爾梅獨奔走三十餘年，亦終無所就。後世稱「徐州二遺民」，常為之太息雲。

鄭與僑，字惠人，號確菴，濟寧人。五歲父歿，母張以祖遺田讓之仲，獨取遺書一篋授僑，曰：「兒讀此，可飽也！」與僑發奮力學，崇禎丙子舉於鄉。時流寇充斥山左，與僑以濟寧為漕艘咽喉地，倡義與城守張世臣、舉人孟瑄並力殺賊，城賴以完。有賊郭升者，將至濟寧州，吏議迎款，囑與僑草表，力拒乃止。及賊至，與僑率鄉人殲之，遂徙家淮陽。

史可法方開府淮上，聞與僑名，奏為儀真令，而吏部以其前守濟寧功，改除揚州府推官。揚州為興平伯高傑列藩地，其將卒多驕橫，稍不當意，抽刀剚人，與僑悉裁之以法。巡按御史何綸薦以推官監江、海軍，駐通州。

江南失守，與僑奉母之武林，總督張存仁、經略洪承疇奇其才，欲官之，皆謝不起。後歸濟上，立社教授生徒，絕口不談時事。嘗遍遊秦、晉、川、蜀、荊、楚、吳、越諸勝，著有確菴稿、丹照集、爭光集、濟寧遺事、秦邊記要等書。卒，年八十有四。自為壙志。

曹元方，字介皇，海鹽人。父履泰，明兵部侍郎，以忠直著。元方，崇禎癸未進士，南

京建號，授常熟知縣。時大學士馬士英擅國政，有薦元方署職方司事者，士英亦藉元方名，冀往謁附己，元方訖不往。上疏言原遵定制補外吏，語侵士英，士英怒，卒與令常熟。常熟為吳中煩劇邑最，當金陵草創，所在兵與民交狃無寧晷。元方措兵餉，惜民力，俱帖然，邑稱治。

金陵敗，棄官歸，履泰先獲譴謫戍，亦適歸。父子相謂，於義不可晏然以居。元方先變姓名，間道入閩，至建寧，謁唐王。即授吏部文選司主事，晉驗封司郎中。頃之，履泰亦由海道至，即授太常卿，晉兵部右侍郎。父子俱以忠義激發，間關來，一時咸偉之。

當是時，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，崇其秩號，姑息為養驕，至是益甚，志叵測。元方抗疏，自請出視江上師，閱封守，欲從外為重內計。得召對，加御史銜，賜白金，揮涕以行。至浦城，則江上潰兵接踵狼狽下，元方倉卒走，計後圖。履泰從唐王趨贛州，遇兵，投身崖石下，絕复甦。舁至僧舍，　展轉至浦城，父子得相見。

履泰疾甚，先歸，旋卒於家。元方聞，乃亟歸，微服挈母及妻子行，寄食旅舍中。久之，事稍定，卜居硤石村，築草堂，自號耘庵。以老卒，年八十有二。

莊元辰，字起貞，晚字頑菴，鄞人，學者稱漢曉先生。賦性嚴凝，不隨人唯阿。崇禎丁丑進士，授南京太常博士。甲申之變，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，促以勤王，福王立，議推科臣，總憲劉宗周、掌科章正宸皆舉元辰為首，而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：「博士曷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？掌科必無他屬。」峻拒之。中旨僅授刑部主事。已而阮大鋮欲興同文之獄，元辰曰：「禍將烈矣！」遽行，未幾而留都亡。

錢肅樂之起事也，元辰破家輸餉，時降臣謝三賓為王之仁所脅，以餉自贖。及肅樂與之仁赴江上，三賓潛招兵，眾疑之。明經王家勤謂肅樂曰：「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，倘彼乘風而渡，列城且立潰矣，非分兵留守不可。」肅樂曰：「是無以易吾莊公者。」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，分兵千人屬之，以四明驛為幕府，家勤及林時躍參其事。元辰日耀兵巡諸堞裡，人呼為「城門軍」，三賓不敢動。乃迎魯王於天台，鄞始解嚴。

晉吏科都給事中，遷太常卿。上疏言：「殿下大仇未雪，舉兵以來，將士宣勞於外，編氓殫藏於內，臥薪嘗　之不遑，而數月來，頗安逸樂。釜魚幕燕，撫事增憂，則晏安何可懷也？敵在門庭，朝不及夕，有深宮養優之心，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，則蒙蔽何可滋也？天下安危，託命將相，今左右之人，頗能內承色笑，則事權何可移也？五等崇封，

有如探囊，有為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，則恩膏何可濫也？陛下試念兩都黍離麥秀之悲，則居處必不安；試念孝陵、長陵銅駝荊棘之慘，則對越必不安；試念青宮二王之辱，則撫王子何以為情；試念江乾將士列邦生民之困，則衣食可以俱廢。」疏入，報聞。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，累有封駁，王不能用。

時三賓夤緣居要，而馬士英又至，元辰言：「士英不斬，國事必不可為！」貽書同官黃宗羲、林時對云：「蕞爾氣象，似惟恐其不速盡者，區區憂憤，無事不痛心疾首，以致咳嗽纏綿，形容骨立。原得以微罪，成其山野。」遂乞休。

未幾，大兵東下，乃狂走深山中，朝夕野哭。元辰故美鬚眉，顧盼落落，至是失其面目，巾服似頭陀，一日數徙，莫知所止，山中人亦不復識。忽有老婦呼其小字曰：「子非念四郎邪？」因歎曰：「吾晦跡未深，奈何？」順治四年，疽發背，戒勿藥，曰：「吾死已晚，然及今死猶可。」遂卒。

王玉藻，字質夫，江都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授慈溪知縣。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，玉藻及慈民馮元飚均出其門，遂匿於馮氏。慈人斃煜於水，玉藻置不問。有明士習重閹誼，或以為過，玉藻曰：「吾豈能為向雄之待鍾會哉！夫君臣之與師友，果孰重？」聞者悚然。

金陵破，魯王監國，玉藻乃與沈宸荃起兵，晉御史，仍行縣。复募義勇，請赴江上自劾，略謂：「今恃以自保者，惟錢唐一江，待北兵渡江而後禦，曷若御之於未渡之先？臣原以身先之！」乃解縣事，以兵科都給事往軍前。時駐兵江上者，有方國安、王之仁、孫嘉績、熊汝霖、章正宸、鄭道謙、錢肅樂、沈光文、陳潛夫、黃宗羲，咸各自為軍，兵餉交訌，莫敢先進。既不予玉藻以餉，复陳劃地分餉，又不聽，玉藻乃力請還朝。

既入諫垣，上封事十餘，略謂：「北兵之可畏者在勇，而我軍之可慮者在怯，怯由於驕，兵驕由於將驕。今統兵之將，無汗馬之勞，輒博五等之封，安得不啟以驕心？驕則畏戰，非稍加裁抑，恐無以戢其囂陵之氣。」又謂：「宜用海師窺吳淞，以分杭州北兵之勢。又劉宗周、祁彪佳諸臣，宜加褒忠之典。」以是不為諸臣所喜，乃力求罷職。時元辰為太常，固乞留之，謂：「古人折檻旌直，今令直臣去國，豈國家之福！」玉藻感其言，供職如初。

浙東再破，玉藻追魯王蹕，弗及，自投於池，水涸，不得死，乃以黃冠遯於剡溪。資糧俱盡，採野葛為食。妻李，遼東巡撫植女，知書明大義，在浙右時，屢脫簪珥佐軍興；

偕入剡溪，命二子方岐、方嶷拾墮樵，不以窮阨易操。適四明山寨競起義軍，以書致玉藻，玉藻思乘間入舟山，為偵騎所遏，不果往。每臨流讀所作詩，輒激勵慷慨，仰天起舞，或朝夕悲歌，與門人熊亦方相和答。繼亦方以癲死，玉藻歸隱北湖，誓不易衣去發，作絕詞以逝。遺命不冠而斂。

李長祥，字研齋，達州人。崇禎癸未進士。初以諸生練鄉勇助城守，後選庶吉士，吏部薦備將帥之選。或曰：「天子果用公，計安出？」歎曰：「不見孫白谷往事乎？今惟有請便宜行事，雖有金牌，亦不受進止。平賊後，囚首闕下受斧鉞耳！」聞者咋舌。賊日逼，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，以提調勤王兵。不果行，而京師潰，為賊所掠，乘間南奔。

福王立，改監察御史，巡浙鹽。魯王監國，加右僉都御史，督師西行，而江上師又潰。魯王航海去，長祥以餘眾結寨上虞之東山。時浙江諸寨林立，四出募餉，居民苦之。獨長祥與張煌言、王翊三營，且屯且耕，井邑不擾。監軍鄞人華夏者，為之聯絡佈置，請引舟山之兵，連大蘭諸寨，以定鄞、慈五縣，因下姚江，會師曹娥，合俔山諸寨以下西陵。僉議奉長祥為盟主，刻期將集，而為降紳謝三賓所發，引兵來攻。前軍張有功被執，死。中軍與百夫長十二人，期以次日縛長祥為獻。晨起，十二人忽自相語：「奈何殺忠臣？」折矢扣刃，偕誓而遯。

長祥匿丐人舟中，入紹興城。居數日，事益急，复遯至奉化，依平西伯朝先。朝先亦蜀人，得其助，復合眾於夏蓋山，晉兵部左侍郎。請合朝先之眾，聯絡沿海，以為舟山衛。張名振忌之，襲殺朝先，長祥僅免。舟山破，亡命江、淮間，總督陳錦捕得之，安置江寧。未幾，乘守者之怠，逸去。由吳門渡秦郵，奔河北，遍歷宣府、大同，复南下百粵。晚歲，始還居毗陵，築讀易堂以老。

王正中，字仲扌為，保定人。崇禎丁丑進士。魯王監國，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。時義軍猝起，市魁、裡正得一劄付，輒入民舍括金帛，郡縣不敢誰何。正中既視事，令各營取餉必經縣，否則以盜論。

總兵陳梧渡海掠餘姚，正中遣民兵擊殺之，諸營大譁，責正中擅殺大將。黃宗羲言於監國曰：「梧借喪亂以濟其私，致犯眾怒，是賊也。正中守土，當為國保民，何罪之有？」議乃息。張國柱、田仰、荊本徹各率所部過姚江，舳艫蔽空而下，以正中嚴備，不敢犯，皆帖帖趣行。國柱後從定海入，縱兵焚掠，正中單騎入其軍，呵止之，國柱迄不得逞。

尋擢監察御史，諸軍從浙西來會，一聽約束，眾倚之若嚴城焉。

尋以株連繫獄，論死。獄中有閩人柯仲䑸者，精星象，正中欲從受業，援黃霸從夏侯勝授經事為說，數年講習不怠，洞悉天官、律呂、度數諸書，復從黃宗羲學壬遁、孤虛之術。宗羲歎曰：「傳吾絕學者，仲䑸為一人耳！」遂造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。浙東亡，避竄山中，貧不能自存，傍鑑湖佃田五畝，佐以醫卜自給。康熙六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著有周易註、律書詳註。

董守諭，字次公，鄞縣人。舉人。魯王監國，召為戶部貴州司主事。時熊汝霖、孫嘉績首事起兵，然皆書生，不知調度。乃迎方國安、王之仁，授之軍政，凡原設營兵、衛軍俱隸之。孫、熊所統，惟召募數百人。

方、王兵既盛，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，因而分餉分地之議起。分餉者，正兵食正餉，田賦之出也，方、王主之；義兵食義餉，勸捐無名之徵也，熊、孫諸軍主之。分地者，某正兵，支某邑正餉；某義兵，支某邑義餉也。魯王令廷臣集議，方、王司餉者，皆至殿陛譁爭，守諭曰：「諸君起義旅，咫尺天威，不守朝廷法乎？」乃稍退。守諭又進曰：「義餉有名無實，以之饋義兵，必不繼。即使能繼，誰為管庫？今請以一切稅供悉歸戶部，計兵而後授餉，覈地之遠近，酌給之後先，則兵不絀於食，而餉可以時給也。」方、王雖不從，然所議正，無以難也。

之仁請收漁船稅，守諭曰：「今日所恃者人心耳，漁戶已辦漁丁稅矣，若再苛求，民不堪命，人心一搖，國何以立？」久之，又請行稅人法，請塞金錢湖為田，官賣大戶祀田贍軍，三疏皆下部議，兵士露刃以待覆，守諭力持不可。之仁大怒，謂：「行朝大臣不敢裁量幕府，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邪？」檄召守諭，將殺之，魯王不能禁，令且避。守諭慷慨對曰：「司餉守正，臣分也。生殺出主上，武寧雖悍將，何為者？臣任死王前，聽武寧以臣血濺丹墀可耳！」於是舉朝忿怒，曰：「之仁反邪，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！」之仁乃止。

明年，莊烈帝大祥，守諭請謁朝堂哭，三軍縞素一日，遷經筵日講官，兼理餉事。魯王航海，守諭不及從，遂遯跡荒郊，旋卒。著有攬蘭集。

陸宇　，字周明，鄞縣人。諸生。慷慨尚氣節。時有弟子訟其師，師不得直。宇　詣文廟，慟哭伐鼓，卒直其師而後止。明亡，嘗與黃宗羲謀舉事，其所與計畫者，皆四方知

名士。其城西田舍，複壁柳車，雜賓死友。計敗，喜事乃益甚。江湖間多傳其姓名，以為異人。

南都破，甬東師起，宇　毀家紓餉。翁洲又破，宇　捐金與諜者，令訪死事消息。張肯堂之孫以俘至，亟治橐饘入獄視之，語其弟宇巘使為脫系。董志寧之喪在海上，宇　致而葬之。旋為降卒所誣，捕入省獄，獄具，宇　無所詿誤，脫械出門，未至館而卒。

宇　以好事盡其家產，室中所有，惟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。訃聞，家人整理其室，得布囊於亂書之下，發而視之，則赫然人頭也。宇巘識其面目，捧之而泣曰：「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！」初，司馬兵敗，梟城闕，宇　思收葬之，每徘徊其下。一日，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，蹟之，走入破室。宇　曰：「子何人？」其人曰：「餘毛明山，曾以卒伍事司馬，今不勝故主之感耳！」宇　相與流涕，而詣江子云計所以收其頭者。子云名漢，錢肅樂部將也。失勢家居，會端陽競渡，遊人雜沓，子云紅笠握刀，從十餘人登城遨戲。至梟頭所，問守卒曰：「孰戴此頭也者？」卒以司馬對。子云佯怒曰：「嘻！吾怨家也，亦有是日乎？」拔刀擊之，繩斷墮地，宇　、明山已豫立城下。方是時，龍舟噪甚，人無回面易視者，宇　以身蔽，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。宇　祀之書室，蓋十二年矣，而家人無知者。至是宇巘始瘞之。

宇巘，宇　第五弟，字春明。負才自喜，俯視一切。宇　風格棱棱不可犯，而宇巘稍濟之以和，故世人親之如夏日冬日之分。然其刻意勵行，雖嘯笑皆歸名節，則一也。丙戌後，棄諸生與諸遺民遊，荒亭木末，時聞野哭。

同里秀才杜懋俊，仗義死難，藏其遺孤。桐城方授，避地來鄞，宇巘館之湖樓中。授卒，宇巘經紀其喪，收拾遺文以致其家。性嗜異書，晚年，家既貧，不能具寫官，乃手鈔之，瀕病不倦。從子官山左，令其訪東萊趙士喆遺書，垂歿，尚以其書未至為恨。自棄諸生，即練衣蔬食，叢林以為佞佛，爭勸之披緇，宇巘笑不答。及遺命不作佛事，眾始瞿然。卒，年六十六。著觀日堂集八卷。

漢，錢塘人。為肅樂所倚恃，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。師至閩，幾下福州，漢功為多。侍郎馮景第之乞師日本也，請與偕行。及歸，漢曰：「東師必不出也！」已而果然。肅樂既卒，漢侍母居鄞，種蔬自給，四壁無長物，惟餘肅樂所贈寶刀一而已。每語及肅樂，則淚淋淋下，抑鬱終。

方以智，字密之，桐城人。父孔炤，明湖廣巡撫，為楊嗣昌劾下獄，以智懷血疏訟冤，得釋，事具明史。以智，崇禎庚辰進士，授檢討。會李自成破潼關，範景文疏薦以智，召對德政殿，語中機要，上撫幾稱善。以忤執政意，不果用。京師陷，以智哭臨殯宮，至東華門，被執，加刑毒，兩髁骨見，不屈。

賊敗，南奔，值馬、阮亂政，修怨欲殺之，遂流離嶺表。自作序篇，上述祖德，下表隱志。變姓名，賣藥市中。桂王稱號肇慶，以與推戴功，擢右中允。扈王幸梧州，擢侍講學士，拜禮部侍郎、東閣大學士，旋罷相。固稱疾，屢詔不起。嘗曰：「吾歸則負君，出則負親，吾其緇乎？」

行至平樂，被縶。其帥欲降之，左置官服，右白刃，惟所擇，以智趨右，帥更加禮敬，始聽為僧。更名弘智，字無可，別號藥地。康熙十年，赴吉安，拜文信國墓，道卒，其閉關高座時也。友人錢澄之，亦客金陵，遇故中官為僧者，問以智，澄之曰：「君豈曾識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昔侍先皇，一日朝罷，上忽歎曰：'求忠臣必於孝子！'如是者再。某跪請故，上曰：'早禦經筵，有講官父巡撫河南，坐失機問大辟，某薰衣，飾容止如常時。不孝若此，能為忠乎？聞新進士方以智，父亦繫獄，日號泣，持疏求救，此亦人子也。'言訖复嘆，俄釋孔炤，而辟河南巡撫，外廷亦知其故乎？」澄之述其語告以智，以智伏地哭失聲。

以智生有異稟，年十五，群經、子、史，略能背誦。博涉多通，自天文、輿地、禮樂、律數、聲音、文字、書畫、醫藥、技勇之屬，皆能考其源流，析其旨趣。著書數十萬言，惟通雅、物理小識二書盛行於世。

子中德，字田伯，著古事比。以智構馬、阮之難，中德年十三，撾登聞鼓，訟父冤。父出亡，偕諸弟徒步追從。中通，字位伯，精算術，著數度衍，見疇人傳。中履，字素伯，幼隨父於方外，備嘗險阻，著古今釋疑。

錢澄之，字飲光，原名秉鐙，桐城人。少以名節自勵。有御史巡按至皖，盛儀從，謁孔子廟，諸生迎迓門外。澄之忽前扳車，御史大駭，止車，因抗聲數其穢行。御史故閹黨，方自幸脫「逆案」，內懼不敢究其事。澄之以此名聞。是時復社、幾社始興，比郡中主壇坫者，宣城沈壽民，池陽吳應箕，桐城則澄之及方以智，而澄之又與陳子龍、夏允彝輩聯雲龍社，以接武東林。澄之體貌偉然，好飲酒，縱談經世之略。嘗思冒危難，立功名。

阮大鋮既柄用，刊章捕治黨人，澄之先避吳中，妻方赴水死，事具明史。於是亡命走浙、閩，入粵，崎嶇險絕，猶數從鋒鏑間支持名義不少屈。黃道周薦諸唐王，授吉安府推官，改延平府。桂王時，擢禮部主事，特試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兼誥敕撰文。指陳皆切時弊，忌者眾，乃乞假，間道歸里。結廬先人墓旁，環廬皆田也，自號曰田間，著田間詩學、易學。

澄之嘗問易道周，依京房、邵雍說，究極數學，後乃兼求義理。其治詩，遵用小序首句，於名物、訓詁、山川、地理尤詳。自謂著易、詩成，思所以翊二經者，而得莊周、屈原，乃復著莊屈合詁。蓋澄之生值末季，離憂抑鬱無所洩，一寓之於言，故以莊繼易，以屈繼詩也。又有藏山閣詩文集。卒，年八十二。

惲日初，字仲升，號遜菴，武進人。崇禎癸酉副榜。久留京師，應詔上備邊五策，不報。知時事不可為，乃歸隱天台山。兩京亡，唐王立福州，魯王亦監國紹興，吏部侍郎姜垓薦日初知兵，魯王遣使聘之，固辭不起。大兵下浙，避走福州；福州破，走廣州；廣州复破，乃祝髮為浮圖，復至建陽。

是時唐王被執死，魯王亦敗走海外，湖廣何騰蛟、江西楊廷麟等皆前後覆滅，而明遺臣尚擁殘旅，遙奉永曆。金壇人王祈聚眾入建寧，屬縣多響應。日初曰：「建寧，入閩門戶，能守，則諸郡安，然不扼仙霞關，建寧終不守也。欲取仙霞，宜先取蒲城。」乃遣長子楨隨副將謝南雲先趨蒲城，失利，皆死。而御史徐云兵連入數州縣，銳甚，日初說令夜入蒲城，自督兵繼進。會大雷雨，人馬衝泥淖，行不能速，軍遂潰。建寧被圍，王使兵部尚書揭重熙赴援。日初上書，請迳取蒲城，斷仙霞嶺餉道，徐與圍中諸將夾擊之。重熙巡至邵武，不能進，建寧遂破，王祈力戰死。日初收殘卒走廣信，尋入封禁山中，數日糧盡，喟然曰：「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，不可救正。然莊烈帝殉社稷，薄海茹痛，小臣愚妄，謂即此可延天命。今乃至此，徒毒百姓，何益？」遂散眾，獨行歸常州。久之，張煌言與鄭成功軍薄江寧，敗走。訛傳張弟鳳翼乃日初門人，從師匿，縣官將收捕，日初色如常，曰：「吾當死久矣。」既而事解。卒，年七十有八。

少與楊廷樞等交，於百氏無所不窺，尤喜宋儒書。及從劉宗周遊，學益進，嘗上書申

救，義聲震天下。丙戌後，累至山陰哭祭，為之行狀，近十萬言。晚服浮圖服，而言學者多宗之。無錫高世泰重葺東林書院，日初與同志習禮其間。知常州府駱鍾泰屢求見，

不納。去官後，與一見，言中庸要領，喜而去，曰：「不圖今日得聆大儒緒論也！」

次子桓，在建寧被掠，不知所終；少子格，字壽平，見藝術傳。

郭金台，字幼隗，湘潭人，本姓陳氏，名湜。年十五，遭家難，賴中表郭氏卵翼得脫，遂為繼。弱冠有聲黌序間，萬曆間，兩中副車。崇禎朝，屢以名薦，不起；例授官，亦不拜。既南渡，隆武鄉試登賢書，督師何騰蛟論薦，授職方郎中。再起監軍僉事，有司敦迫，皆以母老病辭不就。避跡山中，然於時事多所論列。一二枕戈泣血之士，崎嶇嶺海，經營措置，不遺餘力。當是時，潰卒猖獗，積尸盈野，百里無人煙。金台請於督師，命偏裨主團練，力率鄉勇，鍛矛戟，峙芻糗，鄉人全活者以數万計。

清初，當局特疏薦於朝，力請得免。晚授徒衡山，深衣幅巾，足不履戶外，絕口不談世事。惟論列當時殉難諸人，輒欷歔流涕。康熙十五年，以疾卒於家，年六十有七。自題其墓曰「遺民郭某之墓」。著有石村詩文集，五經駢語，博物彙編。

硃之瑜，字魯　興，號舜水，餘姚人，寄籍松江。少有志概，九歲喪父，哀毀逾禮。及長，精研六經，特通毛詩。崇禎末，以諸生兩奉徵闢，不就。福王建號江南，召授江西按察司副使，兼兵部職方司郎中，監方國安軍，之瑜力辭。台省劾偃蹇不奉詔，將逮捕，乃走避舟山，與經略王翊相締結，密謀恢復。渡海至日本，思乞師。魯王監國，累徵闢，皆不就。又赴安南，見國王，強令拜，不為屈，轉敬禮之。

復至日本，時舟山既失，之瑜師友擁兵者，如硃永祐、吳鍾巒等皆已死節，乃決蹈海全節之志，遂留寓長崎。日人安東守約等師事之，束脩敬養，始終不衰。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厚禮延聘，待以賓師，之瑜慨然赴焉。每引見談論，依經守義，曲盡忠告善道之意。教授學者，循循不倦。

日人重之瑜，禮養備至，特於壽日設養老之禮，奉几杖以祝。又為製明室衣冠使服之，並欲為起居第，之瑜再辭曰：「吾藉上公眷顧，孤踪海外，得養志守節，而保明室衣冠，感莫大焉！吾祖宗墳墓，久為發掘，每念及此，五內慘烈。若豐屋而安居，豈我志乎？」乃止。

之瑜為日人作學宮圖說，商榷古今，剖微索隱，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，棟樑枅榱，莫不悉備。而殿堂結構之法，梓人所不能通曉者，親指授之。度量分寸，湊離機巧，教

喻縝密，經歲而畢。文廟、啟聖宮。明倫堂、尊經閣、學舍、進賢樓，廊廡射圃，門戶牆垣，皆極精巧。又造古祭器，先作古升、古尺，揣其稱勝，作簠、簋、籩、豆、登、鉶之屬。如周廟欹器，唐、宋以來，圖雖存而製莫傳，乃依圖考古，研覈其法，巧思默契，指畫精到。授之工師，或未洞達。復為揣輕重，定尺寸，關機運動，教之經年，不厭煩數，卒成之。於是率儒學生，習釋奠禮，改定儀注，詳明禮節，學者皆通其梗概。日人文教，為之彬彬焉。之瑜居日本二十餘年，年八十三卒，葬於日本長崎瑞龍山麓。日人諡曰文恭先生，立祠祀之，並護其墓，至今不衰。

之瑜嚴毅剛直，動必以禮。平居不苟言笑，唯言及國難，常切齒流涕。魯王敕書，奉持隨身，未嘗示人，歿後始出，人皆服其深密謹厚雲。著有文集二十五卷，釋奠儀註一卷，陽九述略一卷，安南供役紀事一卷。

沈光文，字文開，一字斯菴，鄞人。少以明經貢太學，福王授太常博士，浮海至長垣，晉工部郎。閩師潰而北，扈從不及。聞粵中建號，乃走肇慶，累遷太僕卿。由潮陽航海至金門，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，密遣使以書幣招之，光文焚書返幣。知粵事不可支，卜居於泉州海口，浮家泛宅。忽颶風大作，舟人失維，飄泊至台灣。時鄭成功尚未至，而台灣為荷蘭所據，光文受一廛以居，與中土音耗隔絕。成功克台灣，知光文在，大喜，以賓禮見。時海上諸遺老，多依成功入台，光文與握手相勞苦。成功致廩餼，且以田宅贍之。

成功卒，子錦嗣，改父之臣與政，軍亦日削。光文作賦諷之，幾不測。乃變服為浮屠，逃入台北鄙，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，山旁有伽溜灣者，番社也。光文教授生徒自給，不足，則濟以醫。歎曰：「吾二十載飄零絕島，棄墳墓不顧者，不過欲完發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，而卒不克，命也夫！」已而錦卒，諸鄭復禮之如故。

康熙癸丑年，王師下台灣，閩督姚啟聖招之，光文辭。啟聖貽書問訊曰：「管寧無恙？」且許遣人送歸鄞，會啟聖卒，不果。而諸羅令李麟光，賢者也，為粟肉之繼，旬日一候門下。時耆宿已盡，而寓公漸集，乃與宛陵韓文琦，關中趙行可，無錫華袞、鄭廷桂，榕城林奕丹，山陽宗城，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，所稱福台新詠者也。尋卒於諸羅。

陳士京，字佛莊，先世本奉化硃氏，遷鄞，改姓陳。熊汝霖薦授職方司郎中，監三衢總兵陳謙軍。謙使閩，偕行，而唐、魯方爭頒詔事，謙死，遂遯之海上。鄭芝龍聞名，令與其子成功遊，芝龍以閩降，成功不肯從，異軍特起，士京實讚之。已而汝霖奉魯王室，

復以公義說成功，始致寓公之敬。會魯王上表粵中，成功亦欲啟事於粵，使士京往，加都御史，歸。

魯王入浙，特留閩，與成功相結，以為後圖。成功盛以恢復自任，賓禮遺臣，其最致敬者，尚書盧若騰，侍郎王忠孝，都御史章朝薦，及徐孚遠、沈光文，與士京數人而已。久之，見海師無功，粵事亦日壞，乃築鹿石山房於鼓浪嶼中，感物賦詩以自遣。尋卒。

吳祖錫，字佩遠，吳江人。崇禎壬午副貢。時中原大亂，料京師必危，預謀勤王。欲身任浙西，以浙東屬之許都，約未定而變作，故鎮臣陳洪範隨王師下江南，與有舊，自言其降出於不得已，而以奇策告祖錫，立出遺產四萬金畀之。已而薙發令下，遽委之去，改名鉏，字稭田。從陳子龍、徐孚遠謀恢復。偵事杭州，為仇家縛送江寧，羈繫獄中，复髡而縱之。魯王授職方郎中，桂王亦官之如魯，仍往來吳、越間。

副將馮源淮駐軍嘉興，乃與結納，冀有所為。其部屬董某司訶察，馮耳目也，亦故與厚善。比孚遠歸自海外，有所謀，密館之。事稍聞於馮，馮遣董詣問，祖錫遽前握其手曰：「徐公在此，若欲見之乎？」董驚曰：「徐公果在此，顧肯令我見耶？ 」即引見，董叩頭泣下，道其鄉慕，矢不相負。因以譎言報馮，而陰遣弋船衛孚遠浮海去。

海師入江，祖錫實導之，且連歲在金陵，隱為之助。乃復遭刊章，事解，志不稍挫。將詣滇南，而先之鄖陽。時鄖陽十三營，尚保殘寨，乃勸出師撓楚以救滇。顧十三營已疲敝，不能用其策也。

桂王既入緬甸，思追從，道阻，不得達。復返吳。遊中州，更由秦入楚，卒無所遇。康熙己未，客膠州大竹山，鬱鬱靡所騁　　。會懷宗忌日，慟哭嘔血死，遺命藁葬山中，年　　六十有二。距明亡已三十有五年矣。

凡明末三王遺臣逸士，其初或起義，或言事，各有所謀，其後或蹈海，或居夷，志不少沮，皆先後雲亡。及祖錫死，徐枋為之傳曰：「自吳子歿，而天下絕援溺之望。」亦可悲矣！故以附於明末遺臣之末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